

荀子集解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微憤而著

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昭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

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僞作爲也僞與爲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爲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說是荀書僞皆讀爲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僞尤其明證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

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

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鳥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先謙案下有

字疑

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

性

先謙案論語人倫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

理而歸於暴

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合於

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

文而誤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導同

然後出於辭讓合

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木必將待槩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爲鉤曲也下皆同槩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

柔矯謂矯

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盧文弨曰注礪舊作勵誤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

則偏險而不正

王念孫曰廣雅險衰也成相篇曰險峻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

矣

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

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矯強抑也
援馴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

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

所論者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

者也

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冲人不及知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

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弨曰鄭注

本云任猶傳也玩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一而

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

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

目明而

耳聰不可學明矣

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

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

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

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

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

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偽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二

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

之也

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

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

明常不離於耳

故曰目明而耳聰也

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

也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

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俞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

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糧爾雅釋言糧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楨鄭箋曰糧糧也見糧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

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

所以代尊長也

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

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

悖達然

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

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

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

應之曰凡禮義者

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

於人故陶人埴埴而爲器陶人瓦工也埴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牆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

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楊後說

以此工人爲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

則器生於陶人之僞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

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

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故工人

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

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

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

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

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

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

待學而知也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

待學而知也

生於僞

○王引之曰僞音爲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

人者謂之僞

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能言焉而後成謂之僞皆其證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

徵

故聖人化性而起僞

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

僞起而生禮義

老子

惠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

○謝本從盧枝作僞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枝本云僞起於

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

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

得言僞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

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故曰僞起而生禮義下

文云能化性起僞僞起而生禮義是其明禮義生而制法度

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

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

不異於眾者性也○俞樾曰同於眾卽不異於眾也於文複矣

當作所以同於眾而不過於眾者性也而

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

所以異而過眾者僞

也

聖人過眾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

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拂違

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俞

樾曰楊注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

安矣又案說文色部輓愠怒色也此拂字疑輓之段音言兄弟必斃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

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

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

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

爲善者爲性惡也
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
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

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

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

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執於外也

用此觀之人之欲

爲善者爲性惡也

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

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

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

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

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盧文弨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

人無禮

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

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

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

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

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

有讀爲又惡音烏

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

之性惡

今以性善爲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

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

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

○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

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

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

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

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騶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

今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麝麝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

子黃帝篇曰有七尺之影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

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

之位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誹之○寡者陵暴於

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誹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

爲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誹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

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

本或爲須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

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節準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占

必以今事爲符信四語董子書簡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爲

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

合有符驗符驗卽符節哀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齊策注驗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卽驗也凡

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符

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

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

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與王念孫曰呂錢本與皆

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章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與非先謙

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槩括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

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

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

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

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

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

先謙案禮義積僞者積作爲而起禮義也楊注非

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豈陶人亦性而

能瓦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

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

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埴而生之也

辟讀爲臂

然則禮義積僞

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

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言皆惡也

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耶然

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爲又

凡所

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

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埴而生之也

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錢

本亦下皆有猶字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埴亦陶埴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

者豈人之性也哉

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

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

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

也

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

天非私智騫孝已而外眾人也

智騫智參閔子騫也孝已殷高

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然而智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

者何也以基於禮義故也

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

天非私齊魯之民而

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

者何也

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

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卽孝恭

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

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

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秦禮義則爲智閑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

善則智閑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

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

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

可知可能之理

人皆

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

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

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耶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

能仁義法正也

唯請爲雖

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耶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

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

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

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今塗之人者皆內

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

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

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

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累日也縣

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

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說文大傳註

臨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

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

可以

爲而不可使爲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

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

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

○廣文弼曰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雖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

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

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

事

然而未嘗

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

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

矣

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

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

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

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

不然

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

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於七也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貽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惑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有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鮒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

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

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

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

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

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

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

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

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一邪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

隱也言若闇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

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尙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譌平秩

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樾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

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侮是小人

之知也

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盧文弨曰宋本諂作詔侮作侮今從元刻俞樾曰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侮

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
二十九年公羊傳尚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
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乃齊給便敏
段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痾釋文曰痾本作悔齊給便敏

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

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

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盧文弼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

魄卽旁薄

皆謂大也析速粹孰而不急

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

不急言不急於用也○謝本從盧校析作折注同郝懿行曰折

速者言轉折疾速也粹與萃同聚也萃孰言論蒼萃而練孰也

此皆以言語爭勝故下遂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

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

析辭析辭見解辭二辭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明矣

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併注文改正郝

說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

期於必勝人惠

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

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

先王有道敢行

其意

言不疑也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循順從也俗謂從其

俗也

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

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

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竝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

循同諠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

俗字形相侶傳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

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 仁之所

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

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文弨曰案

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

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汪中說也見丙申校本 天下知之則欲

與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王念孫曰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

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

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

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

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

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

字則宋初本尙有不誤者

而不畏是上勇也

傀傀偉大貌也公同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

然獨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王念孫曰爾雅

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中信是其證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優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

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

中勇也

尚上也援牽引也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

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

言以辭勝人

苟免不恤是非然不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

勇也

○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汪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先謙

案不然然字衍說見儒效篇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

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郝懿行曰性惡篇末自繁弱鉅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質亦須師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劘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渾全而論自當善惡並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淆亂衷諸聖也王念孫曰案作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

排檄輔正

弓弩之器桓公之蔥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闕間之干

將莫邪鉅闕辟闕此皆古之良劍也

蔥闕錄智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

未詳所出蔥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智劍光采愷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闕闕劍名辟闕未詳新序問上印謂善宣王曰辟闕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闕卽湛盧也問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闕或此義歟虛文弔曰習舊本作習謬今改正注同

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驪驪驪纖離絲耳

此皆古之良馬也

皆周穆王八駿名驂驪驪驪纖離絲耳皆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卽列子盜驪

也○王念孫曰驂驪之爲驂驪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凡駢驪之

非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

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前妄加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並引作必前

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
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
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
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應從也或曰靡磨切也
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
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誣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
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
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

十一
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

告言也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

四海之內無客

禮告無適也

通讀爲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

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

官人掌喉舌之官也

不視而見不

聽而聽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

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

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

愈讀爲愉

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

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

也

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

之行

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

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

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取犯大上之禁

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俞

鑑曰楊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太上之禁可知此文

之誤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

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

○王念孫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

無入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爲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諫案壽謂年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

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

道則必遇其所惡焉

道謂政令

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

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請自請刑戮

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盧文弨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

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

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俞樾曰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

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誣也論語所謂則

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卽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

從諸本刪正

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

章取義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

則爲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

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殛鯀與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

不踰德○郝懿行曰怒蓋盈溢之意與踰義近楊氏無注或以

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弩又曰弩猶怒也是怒卽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分然各

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是以爲善者勸爲

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徐

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

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

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

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秦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

羊亦云尹氏卒曷爲貶譏世卿也

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

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盧文

昭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處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

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

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

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爲當也。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當賢卽先祖嘗

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嘗試去君上之勢嘗試卽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

古多以當爲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憺莫

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峩者崔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鄭

云憺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

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傳論知所貴則知所養

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陳奐曰案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

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愈越
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說則動
字衍

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

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
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

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

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

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讀爲雷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

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
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

王制篇無有雷聲詩外傳作無有雷聲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

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

楊以流爲邪移失之親其親故不乖悖施

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

捷速也長幼各

式致反分扶問反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都懿行曰捷者
接也夫少長有禮晉人知其可用洙泗無斷魯俗覩其尤美故

知長幼循其序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楊注恐非故仁者仁此

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也義者分此者也

分則此五者使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爲此五者死生則爲名節也忠者惇慎此

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郝懿行曰慎者誠也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也節觀不偷機

曰厚與順誼不偷楊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

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惇惇勉

也釋文惇亦作慕是敦慕並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惇此者

也敦惇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

部惇勉也是惇其本字慕其假字此用本字作惇兼此而能之

因譌爲惇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惇慎下有於字兼此而能之

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能之則爲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

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眾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

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爲也○郝懿行曰

上言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自

然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謙案楊注未順郝說增文成義既言

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

不矜而推眾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眾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

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

有能而不自有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

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八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臣 王先謙集解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

謂之成相祿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弟入今以是荀卿祿語故降在下。盧文弨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爲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警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卽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卽稱如警無相何佞佞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祿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警諷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祿辭案志所載成相祿辭在漢人祿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春牘斯爲謬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警無相乃指相替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二語枕軫鉉鍵類類地也

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對歟
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又云請成相道聖王
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瞍諷誦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
舉春讀爲言既以爲樂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
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
柩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
耶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
相禘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爲謬何也先謙案俞說
近是王以成相爲成治於漢書之成相禘辭及本篇云託於成
相以喻意義未洽郝氏讀相爲平聲尤非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墮賢夏

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夏也

墮許規反○盧文弼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闇
以重闇之意注似尙有脫誤又墮字即彫字之俗說文於陸下
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爲篆文又載彫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
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釋尙書元首叢勝之韻可見王
念孫曰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人土無賢如瞽無相何俚
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人土無賢如瞽無相何俚

偃

偃無所往貌相

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爲順請說陳布基業

曰基者設也慎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郝懿行

考慎其相慎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卽成相名篇篇

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云基業失之顧

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

天韻一情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歧異非原文耳

俞樾曰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

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

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

矣請布基慎聽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收基賢者思欲

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主旣猜忌又論臣

過反其施

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政反○先謙案

愚而上同也揚尊主安國尙賢義

古讀如俄此皆古韻餘可類

以施爲施惠非

推俞樾曰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尙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

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尙賢儀言

崇尙賢者也作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

崇尙賢義若拒諫

飾非以愚闇之性苟

曷謂罷國多私

假設問答以明其義罷讀合於上則必禍也

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

比周還主黨與施

還繞○王念孫曰還讀爲

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

遠賢近讒忠臣

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臣

明君臣之道則爲賢

上能尊主愛下民

念孫

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竝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

主誠聽之天

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屢

孽災也屢愚

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

久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

知政任惡來

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

卑其志意

大其園囿高其臺

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盧文弨曰臺下宋本有樹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

也今從之郝懿行曰能讀如泥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

來讀如黎臺讀如題皆古韻

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鄭讀爲向

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
廟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爲廟故尚書甘誓
日川命賞于祖弗川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
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
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
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湮
矣世之衰譏人歸比干見劓箕子累累讀爲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

呂尙招麾殷民懷

招麾指揮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

晉子

吳大夫伍員字也

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

穆公任之強配五

伯六卿施

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借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

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尼陳也

展禽三細

春申道綴星畢輪

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於柳下三細爲士師三見鉅也春申楚相

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轅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爲

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盧文弨曰

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荀本

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

者亂何疑爲

如語與施能戲皆韻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

後王

後王當詩之王

必拘於古法

先謙案浙局本注爲大字依各本改復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

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

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

心詳明之詳或爲祥

王念孫曰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

心如結

言堅固不解也

眾人貳之譏夫弃之形是詰

眾人則不能復一

詰問治之形狀言侮嫚也或曰形當爲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

郝懿行曰形與刑古字通詰者治也書云度作刑

以詰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心平如水

而有執直而用

拙必參天

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綱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

郝懿行曰而有執句之上

疑脫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涉而誤脫

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

世無王窮賢良

無王者與賢良

困舉人獨豢仁人糟糠

郝懿行曰二句當爲七字一句王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舉

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
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足明之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

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宣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

平治之志後執富

爲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

君子誠之好以待

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

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敦厚也有讓爲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

遠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

精神相反一

而不貳爲聖人

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

治之道美不老

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爲治當日新爲美無休息也

君子由之佼以好

佼亦好也音絞

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親以下以仁事

成相竭辭不

廢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廢之辭廢音厥

君子道之順以達

道言說也辭既

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行也言

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爲害也○願

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尙少三字無

可補也下文避有賢聖字必嫌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
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
七字句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
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
愚聞以重聞成爲榮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
爲一海內實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
賦賦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
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
章以前後
例之不合

請成相道聖王

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姑錄

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
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篇又例兩三字句其五句均一
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堯舜尙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

義輕利行顯明

莊子曰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
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
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爲民爲萬民

所以不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
私其子

舜遇時尙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過世孰知之蓋以堯自歎

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

備委任羣下無爲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

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尙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爲德

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爲與。郝懿行曰予者相推予也予

與古今字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無心字後人以左傳

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記論篇論衡祭意篇竝言禹勞力天下非小

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几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舉舜剛畝任之天下

身休息剛與畝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鐘以

間鳥獸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

歸下也鴻卽洪水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尙書舜流共工于北

書曰禹降水警予也幽州此云禹未詳

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案禹貢道弱黑濊沈淮渭洛七水又

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郝懿行曰共工蓋

主水土之官禹抑鴻水故假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即

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禹傳土平天下傳讀爲數孔安國云洪

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

之土

躬親爲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

也**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

之直者成之也○盧文弨曰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

眞親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皋

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眞親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

佐之名案窺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窺傳寫誤

爲窺耳直與眞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

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常用七字今本**契立王生昭明**詩曰天

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契立王生昭明**命立鳥

降而生商又曰立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居于砥石遷于**

爲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于砥石遷于**

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關伯居商上

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

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

荀子卷第十八

六

若卒于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爲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
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
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
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

天乙湯論舉當身

讓卞隨舉牟光

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
水死牟與務同也。俞樾曰舉當讓爲與古舉

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
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文云身讓卞
隨與牟光作

道古賢聖基必張

道說古之賢聖
基業必張大也

舉者段字耳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

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隱諱
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

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郝懿行曰：盧斷聖知二字。

屬下爲句是也。阪爲先者，阪猶反也。所行反側頗僻，爲先。古

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爲先，疑當作之。此言爲治者當

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

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止，說文光字從儿，止，

臥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止，寫者誤加儿耳。止字正與辭治災

爲韻。時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

更何有覺悟之時也。盧文弨曰：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

日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元刻作忠，古通用。俞樾曰：中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漢張遷碑中書於朝，魏橫海將

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

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莫冥冥言闇

也。已時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惡鳥路，正直惡心無度邪枉

辟回失道途。辟讀爲僻，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

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不知戒後必

下無獨字。盧文弨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有恨

恨悔也。古文昭曰：後必有三字爲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能爲韻。王念孫曰：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

後遂

過也。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

誤也

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

林通

作也。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

不從

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

很逆

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

日復

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兩字義不相屬。

生詐態

王念孫曰：態讀爲姦，惡之態也。下厭之言，言語反覆則詐態從此生也。讀則作姦，則姦之態也。上畏太后之嚴，下

分去人

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僞態。又曰：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奸臣

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節則生僞態，之本漢書李尋

傳曰：賀良等

反道惑眾，姦態當窮。人之態不如僞。如當爲知言

竟皆借態爲惡

非妄態之態也。人之態不如僞。如當爲知言

不知爭寵嫉賢利惡忌

字義不相屬。楊曲爲之說非也。利惡忌三

爲僞字之誤也

相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黨與則上蔽

正承爭寵嫉賢言之

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黨與則上蔽

也。上壅蔽失輔執

失輔弼之臣。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

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嬖

公長父榮夷終嬖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

卽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爲郭。盧文弨曰案古郭號字通郭公
長父卽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
字當屬下爲七字句注炳公宋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攷
墨子所染篇作厲公王念孫曰之者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
也楚語云秦微衡實難桓景實難卽是難俞樾曰之難厲王流
于莸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難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
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
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倂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
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
于弟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又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
爲句厲王流于莸五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厲王流于莸在河東
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先謙案俞說是厲王流于莸在河東
左傳晉大夫有莸子言孰公長父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
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于莸

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

欲

衷對言不從

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

。

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
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割衷言欲割衷以諫而
無如言之不見聽也被記素解轉報之說欲割衷言不從卽上
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

今本作欲衷對者訓誤爲對又誤在衷字之下耳楊說失之俞
樾曰王氏改欲衷對爲欲剖衷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
衷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
漢篇對揚王休揚篇流言以對毛傳竝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
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
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
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爲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倒其
文楊氏卽據以爲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先謙案俞說是
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錢同
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錢力朱反國語里革曰烏
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且罍此當是自劉之後盛以罍麗
奔之江也賈逵云罍麗小罍也盧文弨曰案楊云本或作屬
錢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且韋昭云
當爲罍此衍罍字而又訛罍作罍宋本亦同又無水虞二字都
懿行曰黃縣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爲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爲革
臺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罍麗音義相近而與屬
錢義遠若作劉而屬錢語復不詞王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爲罍
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爲劍名則不當言
劉而獨鹿故讀爲罍麗謂是既劉之後盛以罍麗而棄之江也
今案而猶以也謂劉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司義顧命曰玆眇
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

墨子尚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
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
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黃羊曰祁氏之
族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象傳曰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繁辭傳曰著之德固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
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
通用繁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觀
年左傳夔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觀
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願

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
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

國乃昌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忤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食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

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守民力一也禮記日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

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叩上莫

得擅與孰私得

利之所往皆叩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

亮反

○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說非也往當爲佳佳古唯

字也

惟佳佳古唯

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亻之字多相

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有常不

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明在言論

二也

法律貴賤各以其才

孰有私佞於王乎

君法儀禁不爲爲君之法儀在白禁止不

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注義非也

爲惡○俞樾曰禁不爲惡

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介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

雅釋詁曰俄頃也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爲之明法

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伐眾譽多外內明憲雖

有大義其蔽主多矣以大義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

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

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

領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

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

而以君法明爲其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間之殆不

足據莫不說教名不移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爲悅脩之者榮

離之者辱孰它師

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道不收離貳也○

爲移皆

刑稱陳守其銀

刑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

韻矣

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尚書曰李

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遂

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夷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

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

不道也言別之輕重皆

下不得用輕私門

法下不得專用刑罪禍

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

禍亦

請牧祺明有基

祺祥也請牧治言

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

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倒基祺兩字耳據楊注所見本已倒

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

五聽折獄之五

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盧文弨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猶

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

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

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續當爲續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不理

續孰主持者爾雅曰續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

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執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並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誤作「續執誤作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疑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弟一章臣下職云云，弟二章守其職云云，弟三章君法明云云，弟四章君法儀云云，弟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日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始」云云，此已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爲情聽獄之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文引曰：「案請古與情通用。」列子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爲情。先謙案經道也。說詳勸學篇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謂。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卽參伍明謹施賞刑也。賢不肖不肖不肖，是以不亂信誕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則下不親和，解調通則嘗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參伍明謹施賞刑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則民不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信誕以分賞詐僞也。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

遠者皆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

至也視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

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

君有五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吏謹將之無鉞滑

之事也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鉞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亂

也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鉞此言鉞滑其義同皆謂散鉞滑

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散天下正法顏注散古委字謂曲也

枚乘傳其文散鉞鉞與鉞同謂曲戾也滑蓋與附同謂攪亂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竭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

事亦皆止。虛文昭曰各以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

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

職在制變。王念孫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爲

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爲

韻賦以辯元二部通別玩二此篇之例首句無公察善思

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

論不亂先謙案倫論古字通謂君臣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

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

賈

律貫法之爲條貫也。○盧文弨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弟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弟二

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

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

非絲非帛文理成章

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

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

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

王

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

演其義而告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

先王爲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

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

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

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匹夫隆

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

歸之禮

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禮。盧文弨曰

如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猶備也物萬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貼野孩舛體悞購訖示本作施俗音之

誤也廣雅或厚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王

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

于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

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桀紂以亂

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

潛潛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淑淑訓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

爲淑文選長笛賦隔淑攢仄注曰躡淑追躡見海賦葩華淑淑注

注曰淑淑躡躡是耳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而徧

君子以脩躬以寡室

智以脩身躬用智以寡室皆帝不齊

均之

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

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

以成

皆在智也行下孟反

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

足窮謂使窮者足也

百姓

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秦當爲泰寧也

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

危險隘者邪

言智常欲見利遠害

脩潔之爲親而襍汙之爲狄者邪

智脩則潔則

可相親若襍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曰親近也狄讀爲逃逃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逃同此言智之爲德近於脩潔而遠於襍汙也楊說皆失之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

禹舜而能弇迹者邪

俞

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

也志意之榮也

精華

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王

引之曰疵知爲訾疵下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

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

者中規方者中矩

言滿天地之圓方也

大參天地德厚堯禹

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

叩叩今天下之咸蹇也

叩叩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俞樾曰楊注非是蹇當讀爲撻方

言撻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叩叩今天

下之咸撻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卽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

意不貫矣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也往來

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出入

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爲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

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

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

明知之也。王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

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

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邾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

之也是意爲度也意之言前也無解老而先物行先理觀之

分于賦性篇云安意室中之意是也王安四子講德論今本

地傳作書則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故曰不塞充盈大宇而不

窕入郅穴而不偏者與窕讀爲窾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

深則入郅穴而曾無偏側不容也窾宅

弔反。王念孫曰：楊訓，窳爲深貌。又以窳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字而不窳，爲句窳者，問隙之稱言充盈大字而無隙，也偏不容也。偏與窳義正相反。廣雅曰：窳，寬也。端二十一年左傳：鐘小者不窳，大者不窳。窳則不咸，窳則不容。杜注：日窳，細不滿也。諺曰：大不人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窳，其人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窳，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言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高。注：日窳不滿密也。義並。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與此同。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作託訓亦似誤。王念孫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耳。注或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字而不窳，窳字亦不入韻也。盧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說。

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
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說。

者與
雖往來胸腹掩蔽萬物，不可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億謂以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王念孫曰：億讀爲意。億，意也。則意之。

意疑也言暴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
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顓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
意下無怪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議
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竟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
疑忌也楊以億爲億度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天下同被
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王念孫曰置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
所私置又言無偏頗○王念孫曰置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
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
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
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託地而游
偪塞忌置爲韻忌讀如極才作貴無忌史置與德同託地而游

宇友風而子雨

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

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在冬而凝

寒在夏而蒸暑也

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雲雲所以唯雲乃可當此說也雲潤萬物

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

儼讀如其蟲倮之倮儼儼無毛羽之貌變化卽謂三俯三

起成蛾蛹之類也

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

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舉爲鄰

侵舉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如陽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

文慘毒也字或作慘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憐于志鎮錙爲下

慘蠶潛聲相近故曰與舉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繭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繭盡是家敗

弃其耆老收其後世

耆老蛾也後世種也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

人屬則保而用之飛

鳥則害

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

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

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

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

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

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

害泰古音竝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之去聲通竝不與六脂之

去聲通此虛用段說而誤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

者與

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爲馬故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

蠶與馬

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

壯得其養有父母老而見殺

而無牝牡者與

爲蠶之時未有牝牡也

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

游謂化而出也

。俞樾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庫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前亂而後治絲治也夏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

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王念孫曰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俞樾曰楊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溼而惡雨蓋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郝懿行曰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理者似禮蠶繅爲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蠶莫密於蠶所以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木詩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蠶日婦無公事休其蠶緣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

山阜鐵所生也

無知無巧善治衣裳

讀知

爲不盜不竊竄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

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

綴而

以能合從又善連衡

從暨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橫之人南北爲從東西

爲衡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

見猶顯也自顯其功伐見貴

遇時用則存不用則亡

順時行藏

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生鉅其成功小者邪

爲鐵則巨爲箴則小

長其尾而銳其剝者邪

長其尾謂線也

剝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字

頭銛達而尾

趙繆者邪

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剝趙讀爲掉掉線長貌言箴尾掉而線也掉徒弔反都懿行日趙之爲言超也穆

天子傳

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是也趙線搖掉疊韻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爲趙線也

一往一來結

尾以爲事

結其尾線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讀爲亟急也

尾生而事起

尾邇而事已

尾邇迴盤結則箴功畢也

管以爲父管以爲母

管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言此

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續也○
盧文弨曰箴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
成形故曰爲父郝懿行曰古之箴形若大箴耳箴省替故父之
管箴箴故母之俞樾曰箴當爲錯禮記喪大記用祿金錯正義
曰錯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唐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
之時則箴亦一錯而已矣故曰錯以爲父作箴者段字耳若是
首箴之箴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
矣盧氏謂箴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
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
讀書稊志誤矣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

是之謂箴理

理義也

箴

古者責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夫人加之以絃纆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

其夫末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爲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

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意也

天地易位四時易

鄉冬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

列星殞墜旦暮晦盲

列星

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弛廢旦暮晦盲言無靈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殞墜旦暮昏霧也

幽晦登昭

日月下藏

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爲照

王念孫曰幽晦元刻作幽闇林賦是也

楊注幽閒之人是其證宋本開作晦者涉上文旦暮晦
官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時登照暗與關同 公正無

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郝

亦然此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

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

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譽於人曰見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聞

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術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詔篇

日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

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

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見寬傳曰張湯

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

鄉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涓故見謂濁於林謂鷄蚱及此言見

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

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志

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志

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無私罪人懲革

貳兵懲與儆同儆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

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韓非道德純儆諷口

辭賦賦戒兵與懲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將將

將去也言以說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鐔鐔進貌。郝

之人

譏口方張不能用也王念孫曰楊後說讀將將爲鐔鐔是

也而

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殽篇

蒼筤

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說口將將亦謂護言之交集

也小

雅十月篇護口聲聶箋云聶聶眾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仁人

緇約敖皁擅疆 緇約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險

不見

螭龍爲螭螭鵠梟爲鳳皇 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

用也

螭龍之聖反謂之螭螭比于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

明也

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

天下

之晦盲也 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爲拂乎其

言人

莫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皓與昊同昊

之讖

也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皓與昊同昊

也呼

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 弟子勉學天

解釋

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爲卒 弟子勉學天

不忘

也 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爲善無益而解情故以此勉之也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共讀爲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于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于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其小歌曰：此下一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盧文弨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大道也。○俞樾曰：楊注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紂約，舉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仁人紂約，舉人衍矣，衍饒也。○盧文弨曰：衍不與塞服爲韻。忠臣危殆，讒人服矣。服字本有作般者，則塞或蹇字之誤。忠臣危殆，讒人服矣。般，服也。本或作譏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璇玉璫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璇，赤玉。璫，美玉也。孔安國曰：璫，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爲佩。說文云：璇，音瓊。

○盧文弨曰：璫，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爲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
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鄩皆不過百里以
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魏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
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
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王請時時時時此不恭
之語也雖然然謫謫通通下下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
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
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
秋戒之曰糾糾糾楚王王子團聘於鄭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
遂以冠纓紱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
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
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
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裋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婞子
奢莫知媒兮媒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聵爲聰以是

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言稟也
轉詩外傳襍布與錦不知異也與錦襍陳於前而不知別異
四作疵非襍布與錦不知異也與錦襍陳於前而不知別異
結線言美惡不分也楊以襍布問娘子奢莫之媒也閭娘古之
二字連讀而訓爲襍布失之
作明陬楚詞七諫謂閭娘爲醜惡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
曰閭陬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
子都蓋都字誤爲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爲之媒也
嬖子于反○盧文昭曰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汪中曰都
奢古本一音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
不必改字 俗本作刁父今從元 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
刻與韓詩外傳四同 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
○都懿行日以危爲安韓 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言或亂如此故
詩外傳四作以是爲非 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歎而告上天曷
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
其與同此章卽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